

乡村记事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逮鱼

逮鱼的孩子拿着高粱茬子勒的筛子，拿着荆条编的箩头，一脸一身的泥，只剩下两只眼睛忽闪忽闪，一嘴牙齿一亮一亮。

春夏之交，云彩低气温高将雨未雨，坑就会翻底。坑一翻底，呛得鱼们在下面待不住，都把嘴张圆了伸到水面上，密匝匝的成片。孩子们有的拿筛子，有的拿箩头，有的拿网兜儿，有的拿搪瓷盆子，扑通扑通争着往坑里跳。

刚开始还挽着裤腿儿把小布衫掖在腰里，逮着逮着啥也不顾了，又是捂又是罩，青泥迸得一脸一身都是。大鱼劲儿大，筛子影儿刚一晃，它就箭一样蹿了。孩子们忙活半天，逮到的净是些四指长的甯白条儿和几厘米长的鲫鱼娃子。站在岸上看热闹的大人一见有大鱼被哄出来，就把鞋一脱下了水。一老一少两个人合伙儿，瞧准那条一尺多长的黑脊梁骨，“嗨嗨”地叫着，张开双手哗啦啦把水玩儿得山响，不一会儿就把那狡猾的家伙赶到了坑边儿，下筛子一罩一个准。

这家的大人下了水，那家的大人也不甘落后，不到一亩大的水坑里跳下几十口人，大家的兴致被乱窜的鱼提到极点，呼叫声此起彼伏，能逮住多少鱼无关紧要，共同游戏的快活，一时间把人活泛成了狩猎的原始状态……

三伏天下暴雨，下得沟满河平，村里的坑、野外的坝、天生的沟、人工开挖的渠，都和白茫茫的河连在了一起。“七上八下”，说的就是鱼，七月里涨大水，它们成群结队逆着水往上顶，一天一夜上行一百多里，这就是“七上”；八月里发大水，它们又成群结队顺水往下游跑，这就

是“八下”。水如果来得猛消得快，沟里、坑里、潭里就会存住好多鱼，你挤我扛，密密麻麻的鱼脊在水面上盘旋着，随便拿个东西一捞就是好几条。如果雨下得不太大，河水没出湾，人们就戴草帽，披蓑衣，去到连着坑通着河的水沟里，挖几锨草袋子两边一堵，中间闪出个一尺多宽的紧水溜儿，拿草筛子罩住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有鱼撞过来，猛一端往岸上一撞，白亮亮的鱼儿在草窝里一蹦几尺高，蹦不了几下就被人按住放桶里了。

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，老镜头儿背着老虎耙子从地里回来，经过老荒坡那道泽子沟，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浅水里往上顶，一耙子下去，兜出一条30多斤重的大鲤鱼！水浅，那鱼使不出劲儿来，要是在深水里，一斤重的鱼能发十斤的力，个把人休想逮住它。

逮蚂蚱

秋天到了，你随便去哪个长满杂草的田埂上走走，就能趟起成群的蚂蚱。老飞头的种类最多，在人们心目中，只有老飞头是标准的蝗虫，无论大小褐黄，统统都叫它蚂蚱。至于学名“蝈蝈儿”的，人们叫它“蝈子”。逮蝈子只逮大肚子老母蝈，光溜溜一截儿草梗似的尾巴，拖着个圆乎乎的肚子，肚子里黄灿灿的都是籽儿。蝈蝈儿的数量最多，逮回来放锅里一炒，香得黏牙。割绿豆的时候如果来场小雨，天一放晴，翻开一亩子豆秧，会有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蝈蝈儿蹦起来四散逃命，带刺儿的脚爪踩在脚面上，凉凉的、痒痒的，慌忙去捂，它们一蹦就没影儿了。

早先的时候，人们逮蚂蚱只逮蝈蝈儿、蝈蝈儿和老扁担。经过那个荒年之后，才开始逮大个儿的老飞头，掐了翅膀摘了脚，放上油盐，铁锅哧啦啦一炕，权当腥荤。只可惜逮了半天，一拨拉就吃光了。



拿根针穿上三股子长线逮蚂蚱，那是大人。对小孩子来说，逮蚂蚱是好玩儿的游戏，烧烧吃或炒炒吃，只是这种游戏的奖赏。随便抽一根带穗的狗尾巴草，沿着田埂、水沟、荒坡走着走着。浅绿的淡黄的太嫩，个头大的也不逮，长得和老扁担一模一样的身子半透明的药蚂蚱也不逮。哧溜一声飞得又高又远的，才是孩子们追捕的猎物。看准了那家伙的停息处，蹑手蹑脚靠过去，猛一捂，逮住了，赶快捏紧它的后背，一不小心，会被它的两个大门牙咬着，要么就被它带锯齿的后腿割一道血口子。捏住这个拼命挣扎的家伙，拿狗尾巴草穿住脖子后面那道硬箍儿，往下一捋，大功告成。蚂蚱的血是绿的，染在手指上，过一会儿才会变成褐黄色，这让蚂蚱们看上去像是带腿长翅膀的植物，大大减少了伤害生灵的惊悚。

“蚂蚱蚂蚱你别飞，你吃庄稼我吃你！”逮蚂蚱的孩子念念有词。

◎李国献(河南平顶山)

桂花浓

◎赵中华(河南平顶山)

大抵，女人都是喜欢花的。我写过桃花、樱花、菊花、梅花，唯独不曾写桂花。直至近日读完文友的那篇《风会记得桂花香》后，我仿佛饮了一坛“桂花酒”，迷醉得不知归处。恍惚中，鸥鹭惊起，桂香暗袭。

桂花树，似乎太过寻常，以至于我难辨其异。李清照却以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道出了对桂花的偏爱，杨万里则以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中来”写出了桂花的飘飘仙气。而我觉得，桂花名为“桂”，实则不“贵”，它既无百花之艳，又不逢春而开；既无绚丽之姿，又无媚人之态，但它就是以密密匝匝、团团簇簇或黄或红的小花，在仲秋时节，盛大而恣意地绽放在街头巷尾；以披肝沥胆之力和无孔不入之势开启了天地间的草木之香。

邂逅第一缕桂香是在白露过后。当百花凋零、蒹葭开始苍苍，我依旧喜欢夜行湛河堤岸。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和蝉鸣的聒噪，当夜风夹杂着凉意拂过我的脸庞和发梢，我的身心如蝉翼一般。望天，一轮明月悬苍穹；望水，水月相映光潋滟。独自穿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极少能遇见早已相识或似曾相识的人，哪怕惊鸿一瞥都是一种奢求。思忖中，幽幽桂香袅袅而来，不经意间包裹了我。我竭力呼吸，欲让花香荡涤我的五脏六腑。可桂花树在哪儿？是在天上宫阙还是在月下堤岸？夜太黑，我寻不到它的踪影。

嗅着满衣的花香，漫步在连每一个沟坎都熟知的堤岸，我想到了常摇着轮椅去地坛的史铁生。他将自己在在地坛的十五年所见所闻包括对母亲的怀念，以富含哲思的文字提炼出了对生与死的感悟、对绝望中希望的渴望。如果地坛是史铁生灵魂的栖息地，那么，湛河的堤岸就是我的“地坛”。从姹紫嫣红的春到乱花迷人眼的夏至清香益远的秋，生命的脉络如爬山虎的藤，盘根交错又拼力向上。有谁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，又有谁知道它怎样的匍匐于地、攀墙而生。

循香而行，不觉间，我已置身桂花树下。“风从帘幕吹香远，人在阑干等月高”。此时，月亮的清辉流泻在繁星点点的桂花上，翠绿的叶子泛着轻柔的光。

夜阑珊，草的湿意蔓延而来，我的思绪若宣纸上的一滴墨……依旧记得桂花香满城的桂林，依旧记得折桂(花)插鬓的成都街头，依旧记得多年前故友同食桂花糕的嬉闹……可如今，桂花似旧人非昨。

起身，该回家了。我知道，自己依旧贪恋人间的桂花香气……



打账扁嘴儿

打账扁嘴儿是民间小商贩促销扁嘴儿的一种招数，其实就是赊销。但乡下人不说赊销，都说打账，打账扁嘴儿说着顺口，通俗，大人小孩儿都听得懂。如果偶尔谁说赊销扁嘴儿，那一定不是乡下人。打账的灵魂是信用。信用把“买卖不同心”的心粘在一起，买卖就有了灵魂，生意就活泛了。小商贩快速把扁嘴儿卖出去，避免死在手里的风险；农家人也享受到了延期交钱的优惠，缓解了手头拮据的困境，各得其所。乡下人花花肠子少，小商贩不用担心赊出去的扁嘴儿收不回来钱。交易时只是口头约定一些必要的事项，在账本上记下姓名和数量就可以了。

那时，每逢扁嘴儿出炕，小商贩就用扁担挑一副带盖儿的平底大筐，走村串巷叫卖。筐不系绳子，用四根硬竹篾代替，挑子放下时，扁担不塌架，就像“骆驼担”，起放都很方便。小商贩走到村头就开腔了：“卖

扁嘴儿啦！打账扁嘴儿。”还没等小商贩把筐放稳，小脚婆婆一摇三晃、长辫子媳妇一路小跑就出来了，小孩儿也跟着大人凑热闹，把小商贩围得水泄不通。小商贩轻轻把筐错开一个缝隙，双手一拍，黄腾腾的扁嘴儿伸着脖子“啾啾”地叫。婆婆媳妇们也嚷嚷开了，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“群口相声”，故意把扁嘴儿说得一文不值。这阵势精明的小商贩见得多了，不急不躁，应对自如，把乡间买卖演义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地摊话剧，商贩的圆滑、农家的泼辣刻画得淋漓尽致。甲说：“扁嘴儿不硬扎，有杂毛”。乙帮腔：“真是的，要得太贵，不值！”小商贩对这种欲擒故纵的说辞不但不反感，反而心里偷着乐，他知道“喝彩是闲人，褒贬是买家”。丙又上前插话：“包公母吗？公的一个都不要！”小商贩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明年不下蛋不要钱。”磨叽了半天，话终于演完，买卖找到了平衡。

有经验的小脚拍着筐“咕咕”地叫着，哪个扁嘴儿跳得高就一把抓出来，握在手里按按屁股，看看嘴巴，一声不响地放到翻折着的连襟布衫包里。挑够了就报个姓名，清点一下只

数，一扭三摆地回家了；年轻的长辫子跑回家拿来一个水裙，学着老婆婆的方法挑扁嘴儿，挑好了就用水裙兜起来，摇曳着回家了。那时候，乡下人进钱门路少，家里穷，油盐酱醋都是从鸡鸭屁股里抠出来的，扁嘴儿就是农家妇女的“银行”，一碰到打账扁嘴儿就往“银行”里存几只。逮回家的扁嘴儿比孩子都金贵，生怕跑丢了。

有一天，小商贩正准备从村里离去，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个醉汉，挑了几只扁嘴儿装在兜里。小商贩问他姓名，他说：“马子河。”商贩记在了账本上。按照打账扁嘴儿的规矩，第二年春天来收账，谁家实在交不起钱也可以拿扁嘴儿顶账。转眼到了收账的时候，全村人都按约定交了钱，收账人问遍了村里的人就是找不到“马子河”，小商贩气得骂起了大街：“马子河呀马子河，你真不是人！”村民告诉他：“马子河就不是人，它是村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小商贩听后黯然离去，马子河无语东流。

如今，乡下人的日子变了，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，百姓挣钱的门路多了，农家妇女的“银行”关闭了，打账扁嘴儿再也看不到了。